

北京市戏曲剧目选

红霞

(昆曲)

金紫光 黄励改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戏曲剧目选

紅 霞

(昆 曲)

〔北方昆曲剧院演出本〕

根据石汉同名歌剧改编

金紫光 黄 畅 改编

北 京 出 版 社

1964年

封面設計：王瑞亭

北京市戏剧剧目选

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編

紅 霞（昆曲）

金紫光 黃 劼改編

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北京东单王府井大街37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6号

北京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2 1/16 ·字数：37,000

1961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册

统一书号：10071·704 定价：(7) 0.22元

前 言

建国以来，北京市的戏曲工作在党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戏曲的舞台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仅据北京市直属的几个戏曲剧团的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创作、改编、整理的剧目就有三百多个。其中不少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的，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积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继续提高和推广，为了使较好的剧目得到更多的上演机会，为了和各省市兄弟剧团交流剧本，我们特选择较好的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曲剧等剧种的剧目，编成《北京市戏曲剧目选》，用单行本分批出版。这些剧目，有许多是表现伟大社会主义时代我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以及新思想面貌的，也有一些是表现古代人物反抗侵略、反对压迫的斗争意志和优秀品质的，都具有较积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也较完整，并且都经过舞台实践的考验。在出版时，又经原作者重新修改。但是这些剧目还有很多地方须要继续提高，希望各兄弟剧团给予帮助，使它们更加完整。

我们相信，这些剧目的出版，将会有助于提高我们上演的剧目，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优秀新作品出现，能够

陸續選編在《北京市戲曲劇目選》中出版和推廣。

由於我們的水平有限，選編工作難免存在着缺點，希望讀者提出意見，幫助我們改進。

北京市戲曲研究所

剧 情 簡 介

新昆曲《紅霞》是表現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苏区英雄的人民为了掩护紅軍北上抗日，向疯狂的白匪軍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

一九二九年的一个冬夜，江西苏区的紅軍赤卫队奇袭了白匪軍的据点大烏嶺，击毙地主白保长，解救了曾因放走紅軍偵察員而被拷打的紅霞，并把她带回苏区。

五年后，紅軍离开了江西苏区北上抗日。紅霞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这时已成为优秀的地方干部。当白匪軍来到苏区后，到处烧杀搶掠，向群众追查紅軍去向，紅霞为了掩护紅軍，和当地群众一起坚持着同白匪的斗争。后来在白匪保安大队长白五德率領的匪軍搜索下，紅霞等被发现。紅霞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免使白匪残杀群众，便挺身而出，假意应允带路。由于她的勇敢机智，不仅放走了被掠的群众，在中途又解救了赤卫队长赵志刚，并且設計将匪軍带上了絕路——凤凰岭。

当白匪发觉时，他們早被我軍四面包围。紅霞身登主峰，用紅旗打出信号。战斗开始了，紅霞壮烈牺牲，我軍将白匪全部消灭。

紅霞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她的英雄事迹，永为人民歌頌。

剧 中 人 物

紅 霞——白保长家的丫鬟，后为农村妇女委员，共产党员，
十六岁——二十一岁。

赵 志 刚——赤卫队队长，三十多岁。

青山大伯——白保长家的长工，后为贫农团员，五十多岁。

刘 大 娘——青山大伯的妹妹，红霞义母，四十多岁。

刘 小 虎——刘大娘的独生子，儿童团员，十五岁。

红军军官

红军战士们

赤卫队员们

男女群众

白 保 长——大乌镇的反动地主头子，六十多岁。

白 五 德——白保长的儿子，后为白匪保安大队长，三十多
岁。

翠 花——白保长的小老婆，三十多岁。

馮 順——白保长的帐房先生，白匪的探子，四十多岁。

大 队 副——白匪保安大队队副，流氓出身，四十多岁。

韓 副 官——白匪保安大队副官，三十多岁。

传令兵

护 兵

团丁们

白匪兵们

序 曲

——紅 霞 頌——

青青山上罩紅霞，
哎呀吶，好一片紅霞！
革命的烈火，
燒成了紅霞，
英雄的熱血，
染成了紅霞，
紅霞呀，紅霞，
光輝的名字，
革命的火花！
在暴風雨的年代，
你用生命擁護了紅軍，
用智慧把敵人消滅在絕壁懸崖！
啊——，紅霞！
你的精神
鼓舞了我們鬥爭的勇氣，
你的光輝
照映着我們前進的道路，
你的青春
將化為萬里長空燦爛的彩霞，
映遍全中華！

第 一 幕

时 間 一九二九年冬天的一个傍晚。

地 点 江西苏区附近大陂鎮白保长家中。

布 景 台右是内宅的门，台中左有大树一株，台后是篱笆，台左通向保长的臥房。篱笆与树上有雪跡，天色阴沉。

[白保长身穿皮袍馬褂，匆匆由外面进来]

白保长 (唱)赤卫队，

唉唉！搅扰得四境不安，

神出鬼沒，

真叫人胆战心寒。

这几天风声紧，

我的神魂不定啊意乱心煩。

昨夜晚抓来一青年，

八成是紅軍的偵察員。

百般拷打他不招认，

嘿嘿！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决不心甘，

决不心甘。

来人哪！

[馮順上]

馮 順 老爺回来了，小的給老爺請安！

白保长 把那个紅軍探子給我帶过来，我要亲自审問。

馮 順 回稟老爺：那小子不見了！

白保长 什么？

馮 順 老爺，那小子逃跑了！

白保长 什么？跑了！快去追回来！

馮 順 回稟老爺：小的今天早晨帶人追了半天，挨家挨戶都搜查過了，連人影也沒有啊！

白保长 啊？——人跑了，怎么不来报告，你死啦！

馮 順 是，老爺。您昨天进城去应酬，一直沒有回来，我今天一清早就派人进城去給您送信去啦！

白保长 浑蛋！

馮 順 是，保长老爺！

白保长 你不知道这几天的风声紧嗎？这方圆几百里，紅軍赤卫队都鬧翻了天啦。你把紅軍的探子放跑了，你是不想要你这条狗命了？啊？！

[白保长气得走来走去]

白保长 (唱)把敌探捆绑在深宅内院，

为什么隔一夜踪影不見？

这世道人心大变，

必定是出了內奸！(压低声音)

馮順，馮順啊！我这內宅后院，外人誰也进不来，你說，是誰把赤卫队放走的？

馮 順 這件事小的我早已調查，团丁說有人瞧見……

白保长 瞧見誰？

馮 順 瞧見一个丫鬟去到后院，背影儿好象是——

[青山大伯手拿掃帚簸箕上，停在背人的地方偷听]

白保长 誰？

馮 順 太太屋里的使喚丫头，紅霞。

白保长 紅霞？哼！翠花啊，翠花！我說太太呀！

[保长的小老婆翠花上]

翠 花 老爷！您別涼着！

白保长 太太，你昨天晚上让紅霞到后院去了么？

翠 花 哎哟！老爷！昨晚上老爷出門以前，我一直侍候老爷喝悶酒，給老爷烧大烟，不是早就打发紅霞下去了嗎，这又出了什么事儿啦！我早就看着紅霞是祸根儿，大少爷……

白保长 得啦！太太！我知道了！馮順，这么說是紅霞放的？

[青山大伯匆忙中将扫帚掉在地上]

白保长 誰？

[青山大伯被馮順看見，欲躲已来不及]

青 山 (故作鎮靜)馮先生，昨天这一場大雪，下得可不小啊！該扫扫院子了。

馮 順 下去！这儿天沒有我的話，不准到內宅来！

青 山 是了，馮先生。(急下)

白保长 去把紅霞給我抓来！

馮 順 是。

[白保長回到屋內]

馮 順 來人！

[團丁甲、乙上]

馮 順 趕快把紅霞給抓來！

[團丁甲、乙下]

[紅霞跑上，含皇失措]

紅 霞 (唱)阴沉沉地暗天昏，

凶煞煞打手来抓人。

虎狼窝里怎藏身，

前后門有团丁，哪里逃奔！

[团丁甲、乙追向后院，紅霞欲向門口跑，迎面遇到馮順，把她逼进院里]

馮 順 你往哪儿跑？(去抓紅霞)

[紅霞回普院子跑，被团丁逼到大树旁抓住]

[白保長和翠花从屋內走出来]

白保長 給我綁到樹上！死丫頭，你为什么放走了赤卫队？我看你这小小年紀，不懂得国家大事，你一定是受了別人的騙，上了別人的当。到底是誰叫你放的？快把主使你的人說出來，我可以饒你不死。快說！

紅 霞 没有什么可說的。

翠 花 紅霞，你該知道咱白家的家法厉害，今天你招了便罢，不然，你可免不了皮肉受苦啊！

紅霞 沒有什麼招的。

翠花 (擰紅霞) 死丫頭！

白保長 我問你，是誰讓你把赤衛隊放跑了？那個紅軍的探子他叫什麼名字？

[紅霞不理]

馮順 不招？給我打！

[團丁用皮鞭子打紅霞，紅霞切齒痛恨，一聲不響]

白保長 (狡詐地) 嘿嘿！你放走的那個小子，又讓我們抓回來啦！他全都招了！他們誰跟紅軍通氣，我這兒有他的口供，你先招了就能免死。快說！誰叫你放走了赤衛隊？……啊！

紅霞 我不知道！

白保長 剝掉衣服，狠狠地給我打！

[團丁剝掉紅霞的棉襖，用皮鞭抽打紅霞]

[天色越來越陰沉，漫天飛起大雪，翠花到屋裡拿出皮帽子給白保長戴上]

翠花 老爺子，外頭冷，您進屋去消消氣，我先給您燒兩口煙，擋擋寒，回頭再審問吧！

白保長 不招，凍她一宿，看她招不招。馮順，好好看着她！

[白保長和翠花下]

馮順 (對團丁) 你們好好看着她。(下)

團丁甲 喂，這麼冷的天，咱們也找個地方避避風去。

團丁乙 走。

[白五德手提大包小包，興匆匆地上]

白五德 (唱) 辞別陶司令，
急忙回家轉。
白五德 心喜欢，
今朝南京去受訓，
来日必定做大官。

(望見紅霞吃惊) 哦！紅霞？这是怎么回事？

团 丁 哟！大少爷回来啦？

白保长 (内) 五德，回来啦。

白五德 爹，告訴您一个好消息，您儿子做了官啦！

[白保长上]

白五德 这么大的雪，可别把您冻着。

白保长 瞧你那得意忘形的样子！

白五德 爹！我今天夜里十一点跟陶司令的秘书一块坐火車上南京，特意回来向您老人家辞行的。

白保长 干嗎这样急，緩几天再走吧！这几天家里离不开人。

白五德 (惊讶地) 爹啊，能巴結上跟人家司令秘书一块走，这都是您那份厚礼换来的，可不容易啊！爹，我这回到南京受訓回来，起碼也弄个校官。

白保长 对，这也是咱們白家的体面嘛。

白五德 可是——，爹，这回跟人家秘书一道晋京，应酬多，得多带点現款呀！

白保长 这——，好吧，不过你一定得当了官回来，不要把錢白花了。

白五德 爹，您就放心吧！反正这些錢就是您下的老本，将来我保险加倍給您捞回来。

白保长 唉！将来，誰知道我还能活几年？

白五德 爹，外边天气冷，您进屋里歇歇吧！

白保长 你也进来吧！（下）

白五德 （向团丁）院子挺冷，你們也到屋里暖和一会吧。

团 丁 謝謝大少爷。（下）

白五德 紅霞，你今天是怎么把老太爷給惹啦？

〔紅霞不理〕

白保长 （內）五德！

白五德 来啦！（对紅霞）紅霞，你就是嘴头子太硬，我看早点給老太爷賠个不是，也省得在这儿冻着！

〔翠花上〕

翠 花 大少爷別在院子里喝风啦！老爷等着您喝酒呢！

白五德 我就来！

翠 花 得啦，快进去吧！（拖白五德进房）

〔天色已黑，风雪紧〕

紅 霞 （唱）地主老財狠心腸，

逼死我爹娘。

搶紅霞做牛馬，

挨打受罵苦难当。

辛酸泪肚里咽，

血海仇死难忘。

爹呀爹，娘呀娘，

何时才能报仇伸冤枉！

.....

昨夜晚——

风呼啸，雪飞扬，
后院树上捆绑着
赤卫队员张永光，
浑身打得血淋淋，
鲜血冻住破衣裳。
红霞生来命运苦，
那赤卫队员和我是一样！
因此半夜解绳绑，
救他出罗网。
任凭他们来拷问，
我红霞——
宁死不把真情讲。

[白五德上，翠花跟上]

白五德 红霞！唉，我瞅着你细皮嫩肉，打得血滋糊拉的，小脸蛋儿冻得亚赛个桃花瓣似的，能不心痛吗？对，回头我让馮順在老太爷面前给你求个情，好丫头，等个一年半载大爷做官回来，收你当个三房，……

翠 花 大少爷，时间不早，你也该走了。（白五德不理）喂，你这一去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白五德推开翠花灰愁地下]

翠 花 (走向紅霞)死丫头！(掙紅霞一把，生气下)

紅 霞 呸，你白家沒有一个好东西！

[青山大伯端着热水，拿饼干糕，偷偷地上]

青 山 (唱)見紅霞血淋漓遍体是伤，
青山我真好象刀割心腸。

紅霞！

紅 霞 (从昏迷中惊醒)大伯！

青 山 (喂紅霞喝水輕声地)好孩子，等着吧！很快紅軍就要来打大烏鎮，等他們来了，讓他們把你帶到我妹子她們庄上去，那儿是苏区，离这儿有一百多里地。你到了那儿，就什么也不怕啦！

[房内有动静，青山匆匆下]

紅 霞 (唱)听说紅軍要来大烏鎮，
紅霞暗自喜在心，
忍住伤痛忍住泪，
盼望救星早来临。

[灯光暗，音乐声中，灯光复明，传来远处枪声、狗叫声，白保长焦急地从房内出来]

白保长 馮順，王强！他媽的！王强！

[王强上]

王 强 报告保长，外边有动静。

白保长 赶紧带几个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王 强 是！